

往事如昨

# 那些捎饭上学的日子

臧栋

最近在网上看到一条怀旧视频，记录的是上世纪90年代末一所乡镇中学同学们捎饭上学的场景。那场景与我当年上学时几乎一模一样，看着看着，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，思绪回到了二十多年前……

我的老家地处鲁东南半山半岭地带，县里“尊师重教”的文化深厚，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，曾经走出了5位山东省高考文科或理科第一名。虽然教学成绩耀眼，但由于当年县里经济条件有限，加之老百姓的日子并不富裕，因此上学堪称一段苦读之旅。

我的苦读之旅始于1999年。那年我上小学三年级，村里的小学突然被撤并到镇上的中心小学。虽然说镇上的学校师资力量和学习环境比村里强很多，但是离家有五六里山路，学校没有食堂，住在镇上的学生中午可以回家吃饭，我们这些外村的学生只能从家里捎饭。每天早晨，母亲早早起床，一次做两顿饭，一顿是早饭，一顿是我的午饭。早饭还好说，包子面条随便凑合，但因为要赶早，时间匆忙，有一次母亲竟然在忙乱之中把洗衣粉当成食盐撒在我的午饭里。由于午饭只能带不怕凉、放得住的食物，煎饼便成了最佳之选。一两张煎饼、一个或煎或煮的鸡蛋、一大筷子辣菜疙瘩丝，用铝皮饭盒装好，塞进书包，便上路了。

我们村里同年级的孩子有7个，我是公认的队长。对于10岁左右的孩子来说，山路是那样漫长，每天踏着薄雾出发，披着晚霞归来，路上还要穿过一大片树林，蹚过两条河，沿着弯弯曲曲的田埂行走，鞋子和裤子时常被露水打湿，或是被荆棘划破。碰到雨雪天气更是苦不堪言，以至于后来学习《送东阳马生序》这篇文言文时，我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。文中是这样写的：“负篋曳屣，行深山巨谷中，穷冬烈风，大雪深数尺，足肤皲裂而不知。至舍，四支（通肢）僵劲不能动，媵人持汤沃灌，以衾拥覆，久而乃和。”当然，聪明的我们也有办法。我带头从路边的砖窑中拾起刚刚出窑但残次的砖头，这热乎乎的砖头捧在手上比当今的“暖宝宝”还管用。临近学校时，我们就将砖头扔掉，结果导致学校附近遍布着很多零碎的砖头。

2001年，我升入初中。镇初中是一所寄宿制学校，我终于不用顶风冒雪每日来回走读了，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。先说住，我们是出生于人口高峰的那代人，干什么都拥挤，就连睡觉也得挤。两个班的男生挤在一个大通铺的宿舍里，床不够用，只能三个人睡两张床，两张床总会高低不一，所以三个人轮流睡床缝……夏天蚊虫嗡嗡作响，脚臭熏天，冬天寒风刺骨，窗缝能飘进雪花。

最苦的莫过于吃。虽然学校有食堂，但饭菜却是马马虎虎，加之大家都是农村孩子，经济条件有限，很少有人顿顿吃食堂，更多的是从家里捎饭吃。周天下午，用提篮带上满满一篮子饭，沿着上小学时踩出的田埂路，奔赴镇上的中学。

先说提篮，这是那个年代的特殊产物，用尼龙皮子编织而成，长三四十厘米，宽度约与铝皮饭盒相当，提把不牢固，易掉。在那个年代，这种提篮是走读生的标配，现在

已难觅踪迹。再说提篮中的饭菜，主要有“当天饭菜”和“隔天饭菜”两种，当天饭菜主要是周天晚上吃的，包子、油饼、韭菜盒子等；隔天饭菜要从周一早晨吃到周三早晨，这七顿饭主要以煎饼为主，煎饼卷咸菜、卷大葱。周三中午，家长们会等在学校门口给孩子们送饭，饭菜基本上与周天所带一样，这次“循环”从周三中午吃到周六早晨。

每次吃饭前，由两名值日生用铁皮水桶到水房打来热水，依次倒入同学们的搪瓷缸中。同学们从提篮里拿出煎饼，卷上咸菜和大葱，喝着热水，或是三五一组说笑，或是独自看书，吃得津津有味。也有同学去食堂买一点热菜配煎饼，多以炒白菜等应季蔬菜为主。我最喜欢的是食堂的牛骨汤，用牛骨头熬成的乳白色肉汤，说是肉汤，实际上没有一点牛肉，但是用牛骨汤泡煎饼、泡大饼却是十分美味，五毛钱一份。

有一次正吃早饭，一名女同学突然惊叫一声，大家围拢过去，发现她喝的稀饭里竟然有一只青蛙！事后该同学端着稀饭去食堂讨说法，食堂负责人说：“昨天晚上学校停电，所以凌晨摸黑去附近的水井里挑水熬稀饭，可能是井里的青蛙被顺带倒进了锅里……”处理结果是，食堂给她重新舀了一碗稀饭，那只无辜的“井底之蛙”被倒进了垃圾桶。

每周三上午的最后一节课，同学们早已无心听课，已经吃了三天煎饼的肚子早已咕咕噜噜、饥饿难耐。下课铃一响，学校大门一开，来送饭的家长蜂拥而入，纷纷奔向各自孩子的教室。同学们则在教室门口翘首等待，那场景像极了纪录片里“小企鹅们等待捕食归来的父母”。有的家长送完饭就赶回家忙农活去了，有的家长则留下来欣慰地看着孩子饱餐一顿。有一次，母亲送来5个刚出锅的馒头，我竟然没就咸菜，硬生生地一口气将5个馒头全部吃掉了，估计再有二个我也能吃掉，可以比肩余华《活着》中描写的那名“一口气吃7个馒头的老教授”。

捎饭上学的岁月，看似有说有笑，实则充满着无奈与心酸。初中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用我爸的话说“吃石头都能消化”，可几张煎饼怎么能提供那么多营养呢？有一次母亲给我送饭，看见我吃的煎饼有些发霉，转过身悄悄地抹眼泪……

2005年，我到县城上高中，学习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，教室都配备着信息化教学设施，宿舍是有暖气的6人间，食堂高大宽敞，饭菜美味可口，终于结束了捎饭上学的日子。饮水思源，忆苦思甜。有一次，语文老师用讲义试卷给我们全文印发了路遥的短篇小说《在困难的日子里》，讲述的是“贫困子弟马建强求学时与饥饿斗争”的故事，引起了同学们的强烈共鸣，激发了同学们发奋学习的坚定信心。

时光荏苒，转眼间二十多年过去了，如今，老家中小学的软硬件设施早已今非昔比，宽敞明亮的教学楼、优美整洁的校园、严格管控食品质量的食堂，早已没有昔日“捎饭上学”的痕迹，但不变的是同学们琅琅的读书声和“知识改变命运”的坚定信念。

## 幽默俩亲家

林红宾

艾山海拔817米，属胶东半岛第三高峰。艾山是一座界山，后坡属蓬莱，前坡属栖霞。郝伯伯住在艾山东麓，靠祖上传下来的十几亩山地过日子。他与儿子辛勤劳作，家境较为宽裕。亲戚托亲戚，渤海边一位船老大的闺女嫁给了郝伯伯的儿子。

这一天，郝伯伯到登州府柴粮，顺便到海边渔村看望亲家船老大。船老大非常高兴，盛情款待郝伯伯。先上了四盘海中之物，即海螺、螃蟹、扇贝、琵琶虾。船老大成年累月追波逐浪，性格甚是豪爽，说话从不掂量，张口就来：“大哥，你们那儿不靠海，难得吃上新鲜鱼虾，所以就有‘臭鱼烂虾，送到栖霞’之说。今天你吃的海鲜都是我亲手打的，并且是刚下船的，称得上是最新鲜的海味。”郝伯伯微微一笑：“那是那是，今天能吃上刚打上来的海鲜，纯粹是沾了老弟的光。不过，话又说回来了，我家每年打下的粮食根本吃不完，总是将陈粮运到这里。像你这样闯海打鱼的人没有土地，要靠余粮吃，这一柴一粟，就有了行市，柴粮的便有利可图。我家吃的自然是刚打下来的新粮，所以就有了‘陈麦子旧谷，柴给登州府’的说法。”船老大不由得一愣，细想想，亲家说得不假。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。

郝伯伯将海鲜逐样品尝，果然味道鲜美，便连声夸奖。船老大听了好不得意。接着船老大又端上了一条大牙鲆，这条大牙鲆是母的，腹部露出金黄色的鱼籽。船老大说：“这条大牙鲆是今天清早下船的，在你们那儿绝对吃不到这么新鲜的，你尽量多吃点。”郝伯伯尝了一口，确实不错。于是亲家俩频频举杯，大快朵颐。船老大异常兴奋，遂借题发挥：“大哥，今天你岂止是吃了我一条鱼，而是吃了我一船鱼。”郝伯伯瞪目结舌，暗自琢磨，亲家说的不假，倘若这条牙鲆不被打上来，这些鱼籽自然能繁衍出好多鱼，此乃不争的事实。然而，这话虽然挑不出毛病，但是听起来总觉得有些塞耳，郝伯伯不免纠结于心。

后来，适逢郝伯伯添了一个孙子，船老大到艾山去看外孙。郝伯伯热情款待，家宴很丰盛。也是先上四盘菜，即油炸香椿芽、凉拌薇菜芽、蛋炒头刀韭、豆面榆钱渣。郝伯伯说：“这几道菜都富有山区特色，尤其这薇菜芽是稀有之物，大多长在岩石岩窝里，采集时间要求特强，早了太嫩，晚了显老，就如炒菜一样，务必掌握火候。我知道你今天要来，所以一大早就进山将其掐了回来，一般人是没有这个口福的，可以说是山珍哩，在你们海

里是绝对吃不到的。”船老大闻听此言，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当即想起他招待郝伯伯时夸耀海鲜的话，不由得暗自赞叹，嘿，亲家你可真逗，区区往事竟然记得这么清楚，还要瞅准时机变着法子显示自己，在场面上不落风。

郝伯伯催促亲家趁热尝鲜，船老大连连颌首，逐一品尝，果然味道独特，始知亲家并非夸大其词。酒过数巡，亲家俩已有微醺之感，便适可而止。接着吃饭。那干饭是用上好的黍米做的，金灿灿香喷喷的，船老大食欲大振，吃了满满一大碗。郝伯伯趁机幽默地说：“老弟，今天你岂止是吃了我一碗干饭，而是吃了我一坡黍米和干草。”船老大深知郝伯伯在报复、嘲讽他。是的，这一碗黍米干饭倘若作为种子，足可播种一坡梯田，黍米秸锄细了可喂牲口，俗称“干草”。他明知挨了“骂”还要点头称是，真是窝囊到家了。船老大如鲠在喉，一定要想方设法嘲讽郝伯伯。

外孙过“百岁”时，船老大又来到艾山，将一个小铁筒交给郝伯伯，说：“大哥，我送给你一些海参和鲍鱼，请你收下。”郝伯伯一看小铁筒，就知道船老大的用意，这个小铁筒是专供打鱼人晕船呕吐时用的，他佯装不知道，高高兴兴地收下了。船老大见状不免沾沾自喜。

船老大要回去了，郝伯伯早就准备好了礼物——一个精致而崭新的小粪篓里装着几个大枣饽饽，还有几个造型别致的豆包。船老大心里明白，粪篓子是庄稼人拾粪用的，大多用荆条编制而成，荆条质地坚硬，耐磨损，抗腐烂，是编粪篓子的最好材料，故有一荆二耦（条）三腊条之说。这不明摆着是郝伯伯在以牙还牙吗？然而，这个小粪篓却堪称艺术品，远比船老大那个陈旧的小铁筒好得多。你看那几个大枣饽饽，特地用精粉制作而成，雪白雪白的，大枣红彤彤的，煞是好看。尤其那几个豆包，皮儿是荞麦面做的，里面包的是红小豆，佐以红砂糖，可以说是皮黑瓤红，香甜可口，赏心悦目，情意浓浓。不言而喻，你送我海参鲍鱼，那是大海的珍品，而我馈赠你的也是五谷杂粮中的精华。小粪篓虽然名字不雅，但是却有创意——庄稼一枝花，全靠粪当家。鉴于这个缘故，用它盛大枣饽饽和豆包，并无不妥，让你无可挑剔。船老大深知，郝伯伯为了迎接他的到来，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。他打心眼里佩服郝伯伯的机智幽默，委实高他一筹，当下，只好哑巴吃黄连——有苦说不出。打那以后再也不敢小瞧这位庄稼佬了。